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董承張楊欲以

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更



衛翻下更有同

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

野王張揚所屯也暹息廉翻

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

郡國志河南懷氏縣西南有塢聚

胡

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

等擁眾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

雒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修

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爲于僞翻說輸芮翻委于僞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

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夏五月丙寅

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

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

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

郡國志盱眙淮

陰二縣屬下邳  
國盱眙音吁怡  
相持經月更有勝負

更工下邳相曹

衡翻

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

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

陸東下

布去年奔備蓋屯於下邳之西

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

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

比至下邳

比必寐翻下比明同

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

術戰又敗屯於海西

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郡考異曰蜀志備

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備徵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爲誤飢

餓困踧

踧子六翻

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

備請降於布

降戶江翻

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



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

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偃陽國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

爲小沛

考異曰備傳云遣關羽

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

布自稱徐州牧布

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

科頭不冠露髻也今江東人猶謂露髻爲科頭

順卽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

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

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

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

楊以爲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

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難乃

日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郡國志梁縣屬河南 韓

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

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

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州郡各

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稻

續漢志尙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

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尙書郎初從三署

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尙書郎中滿歲稱尙書郎三年

稱侍郎賢曰稻音呂埤蒼曰櫓自生也稻與櫓同

或飢死墻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袁術以讖言代漢

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

應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賢曰



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

傳國璽

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

曹陽

事見上卷興平二年

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

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

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

士張範

處昌呂翻

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

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一微

遙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

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

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翻

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主

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

左傳

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

賢曰安生京京



生湯湯生逢逢生術  
凡五代被皮義翻

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

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爽之美率土所望也時

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

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

孰與熟通

忠言逆耳

前書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

駁議致憎

賢曰駁雜也議不同也言以持異議致憎疾也駁北角翻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眾

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

沮在呂翻

既不納其

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

郡國志許縣屬潁川郡帝既徙都改曰許昌杜

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宋白日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謀迎天子眾以爲

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

睢香萃翻恣睢暴戾

之貌卒

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賢

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

溫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

漢高祖爲義帝縞

素而天下歸心

事見九卷高祖二年爲于僞翻

自天子蒙塵

蒙冒也言播越

在草莽蒙冒塵埃也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

今鑾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軫車後橫木也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

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

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

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



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西漢有中郎將東漢分置三署

虎賁羽林中郎將建安之後羣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郎將

董承等據險拒之

洪不得進

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傳迎天子在都雒後今從傳

議郎董

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

少詩

作操書與奉曰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

難反之舊都

乘繩證翻

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

今羣凶猾夏

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

四海未寧神器至重

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

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

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

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其之

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

相與其之也契苦結翻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

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

語牛倨翻仰牛向翻

遂其

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

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

以操襲嵩爵也郡國志沛國鄆縣有費亭曹騰所封也應劭曰鄆音嗟師古曰王莽改鄆曰贊治則此縣

亦有贊音晉地道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考異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

從傳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

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

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

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



人討有罪也

袁宏紀曰誅頌及議郎侯所侍中壺崇

封衛將軍董承等

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

袁宏紀曰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种

輔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馬胡韓斌東郡太守楊眾議郎羅邵伏德趙襲

爲列侯

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

沮儁死事

見上卷興平二年沮子余翻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

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

畱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

還舊京遠近跂望

跂渠宜翻舉足也

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

不厭眾心

復扶又翻厭於叶翻又如字

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

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算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

操

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

累乎

累力僞翻下同

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

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

少詩沼翻遺於

季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魯陽近

許轉運稍易

近其靳翻易以鼓翻

可無縣乏之憂

縣讀日懸

奉爲人

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

比必寐翻使疏吏翻

足以定計

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轅轅

而東

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轅音環

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

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神武平禍亂也宋白曰亳州鹿邑縣



後漢於今縣東北置武平縣隋改爲鹿邑取故鹿邑城爲名其古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春秋鹿鳴地也

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取會稽

會工外翻

吳人嚴

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

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

江

浙之舌翻

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

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

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

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

說輪芮翻數所角翻卒讀曰粹水經注浙江東

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又東逕相塘謂之相瀆

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相塘謂之相瀆

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道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裴松之曰查音祖加翻

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

遷屯

裴松之曰按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沈約曰永興本漢餘暨縣吳更名蔡邕嘗經會稽高遷亭取

椽竹以爲笛卽其處也

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

戰

帥讀日率

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

海至東治

前漢志治縣屬會稽郡師古曰故閩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

郡漢高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治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隸

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同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

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立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

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

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鄭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



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  
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  
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治鑄之所後分爲  
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  
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爲  
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  
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  
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  
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  
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  
浙東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  
東部今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在吳屬建安郡  
至唐遂爲福州太康記嘗云回浦本鄞之南鄉或云  
東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  
謂西漢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  
鄉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  
越地續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  
數字故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  
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  
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東部侯國四字卻

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史注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勃謂分治爲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余按洪說甚詳其言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所此語亦恐有未安處

降戶

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

之禮策好游獵

好呼到翻

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

不暇嚴

喜許記翻從才用翻

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

威

重尊重威威嚴言不尊重則無威嚴

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張衡東京賦之

辭注云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共目白

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

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



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

白蛇自放劉季害之

事見七卷秦二世

年願少畱意少詩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爲策死於輕出

張本

九月司徒瀆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

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

下遐嫁翻下之下同樹黨謂以子譚爲青州刺

史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公孫瓚相攻也

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爲太尉封鄴侯

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

數所角翻下同我輒

救存之

操自滎陽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爲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

欲令其遣家居鄴也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

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

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

其從子蜀郡太守攸攸既免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

人民殷盛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從才用翻下同及潁川郭嘉操徵攸

爲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荀攸字公達吾得與

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

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

者審於量主量音良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

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



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好呼到翻大難乃旦翻

吾將更舉而求主

更工衛翻改也

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

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强去將何之嘉知其

不寤不復言

復扶又翻

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

表嘉爲司空祭酒

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剋平諸夏

初置軍司祭酒參掌戎律

操以山陽滿寵爲許令操從弟洪有賓

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

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少夫

幸報我以事數所角翻治直之翻

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

主者

許縣主吏也

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

爾邪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

意廣訖無成功訖竟也終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

氣清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

羅磔陟格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造七久久亦

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好呼到

妙翻輕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

鄭公鄉玄傳曰融深敬玄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

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

者仁德之正號不必皆三事大及清儁之士左承祖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



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

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

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

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

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

笑自若

隱於新翻賢曰隱憑也

城夜陷乃奔東山

都昌縣之東山也

妻

子爲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袁譚初

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

田楷公孫

瓊用爲青州刺史

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

奢淫聲望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

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

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升勝音袁紹在河北

軍人仰食桑椹仰牛向翻椹桑實也其始生也袁術

在江淮取給蒲羸羸蚌屬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

監棗祇請建置屯田穎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

百石屬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

爲典農中郎將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

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

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



起於祇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

婚布復許之乃爲子偽翻 復扶又翻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

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

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

將泰山諸將謂臧霸 孫觀吳敦尹禮輩 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

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

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 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

因以爲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

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演繁露曰

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 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

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劉備字 玄德 爲諸君所困故來救

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

言不喜合人之鬪也喜許記翻

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

小支

賢曰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

也卽今之戟旁曲支植直吏翻立也射而亦翻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畱決

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

中竹仲翻下同

靈等皆驚言將軍天

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

之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

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

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

除暴

爲于僞翻

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



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

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

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

沮在呂翻考

異曰傅子以爲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

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

陳郡袁渙爲茂才

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卽秀才也避光武諱史遂書爲

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

三疆之不許

疆其兩翻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

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

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

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言布以書罵備備君子邪固不以罵爲恥其小人邪將復

以書罵布也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

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

復扶

又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

穰縣屬南陽郡

爲流矢所中死

中竹仲翻

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

濟以窮來主人無禮

言無郊勞授館之禮也

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皆歸心

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

宛於元翻

初帝旣

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

上時掌翻

往依段熲於

華陰

華戶化翻

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



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詎曰煨性多

疑有忌詎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

詎旣爲煨軍所望則

必爲煨所忌矣久留則煨懼詎奪其軍必將圖殺之

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

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詎則家與身必

俱全矣詎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詎說繡

附於劉表

說輪茵翻

繡從之詎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詎

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從千容翻

境內無事關西兗豫

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

校戶教翻

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

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廟上

陵殿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  
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  
鏡歌軍樂也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

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

才辯而尙氣剛傲

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

孔融薦之於曹操衡

罵辱操

操召衡爲鼓吏故爲衡所罵辱

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

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

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

而好譏貶其左右

好呼到翻

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

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

斷丁亂翻

終不

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



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

後衡眾辱祖祖殺之

操怒衡而送與表猶以表爲寬和愛士觀其能容與否也表怒

衡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置之死地耳二人皆挾數用術表則淺矣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清水

水經注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攻

離山東逕宛縣南操軍敗處也清音育

繡舉眾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

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

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

降戶江翻驍堅堯翻車尺遮翻長知兩翻中竹

仲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

被皮義翻繡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瞑目大

罵而死

曠七人翻

操收散兵還住舞陰

舞陰縣屬南陽郡

繡率騎

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合

復扶又翻

是時諸

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眾而還道逢青州

兵劫掠人禁數其皐而擊之

數所具翻

青州兵走詣操禁

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

宜促詣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

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訖

塹七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清水之難

難乃旦翻

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

討暴謂擊劫掠者堅壘謂先鑿

塹安營也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



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

如對曰劉項之不敌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

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

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

動公奉順以率天下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於理爲順此義勝也桓靈

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

杜預注曰能自攝整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治直紹吏翻紹

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

而內機明易以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聞遠近此度

勝也間古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

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

外者多歸之

好呼到  
翻下同

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

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

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

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

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

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

論語浸潤  
之譖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言譖人者  
如水之浸潤以漸而入也

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

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灋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

不知兵要

荀子與臨武君議兵於趙  
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公以少克眾

少詩



沼翻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

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

瓚藏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

早翻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

紹攻公孫瓚而操乘

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易以鼓翻操曰然吾所惑者

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

誘音西

是我獨

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

帥以十數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

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

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

遂騰之叛服卒如荀

或所料比  
必寐翻

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

屬之  
欲翻

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

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

移猶  
遺也

爲陳禍福

爲于  
僞翻

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

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

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

召珪又劫質其子

少詩照翻  
質音致

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

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

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

死不能也術欲以故竟州刺史金尙爲太尉尙不許



而逃去術殺之

金尚奔術見六十卷初平三年

三月詔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

五月蝗 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

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

術領揚州

布領徐州從子容翻難乃且翻

往說布曰

說輸芮翻

曹公奉迎天子輔贊

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

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

受也

事見六十卷初平三年

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胤

梟首許市

梟堅堯翻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

紹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尉納

復扶又翻遣于

季翻尉與慰同安之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顏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布大喜卽遣

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

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

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

石則秩視九卿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

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

所賣耳登不爲動容爲干偽翻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

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



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

步騎數萬趣下邳趣七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

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

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讀謀無素定

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秦

隼之不可一猶連雞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

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

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

爲于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卽回計從布

僞翻

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

呼火到翻

並到勳

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

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

離

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二百餘里

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畱書辱術

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

之而還

哈呼來翻楚人謂相嘲笑曰哈

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

建於莒

前漢莒縣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帥所類翻

破之霸得建資實許

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

將卽亮翻

下所將順將同

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

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



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

少詩

沼翻陳

布復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

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

布疏順而親續其後

執順以敗布者

布性決易

易以

所爲無常順每諫曰

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

乎

數所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

古翻又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

策父

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

異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誦奉戊辰詔書賜策

不知其領會稽太守

會工

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

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

明漢將軍

明漢將軍亦權宜置此號言明於逆順知尊漢室也下輔漢同

策治嚴

嚴裝

也

行到錢唐

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

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

委之而去塘以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

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于海西瑀敗

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

孫也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

治直之翻

國人畏之不敢離叛

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

見虜奪

數所角翻

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彊鄰



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

夏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夏音工雅翻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

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恚於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

是破敗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術術聞操來棄

軍走畱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賢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

水經注云卽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

於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余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

征之術畱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溲淮則蓋戰

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

范史衍陽字而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布破

張勳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術走

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術走

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

何夔爲掾

掾俞  
絹翻

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

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

得乎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亡不亦宜

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

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

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

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

俠戶  
頰翻

故太

尉楊彪與袁術昏姻

據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

曹操惡

之惡烏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下遐稼  
翻劫戶



樂翻又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朝直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震秉賜彪四世以清白稱海內所瞻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

之意國家謂帝也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

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尙書令荀彧皆屬

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屬之欲翻掠音亮寵一無所報考

訊如灋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它辭語此

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

之爲下操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

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

腳攀

攀閭綵翻  
牽縮也

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馬

曰禪喪至京師

日禪死見六十一卷  
興平元年禪丁奚翻

朝廷議欲加禮

孔融曰日禪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

使疏  
吏翻

而曲媚

奸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脇爲辭聖上哀

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尙喪至京

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冬十一月曹操

復攻張繡

復扶又翻  
又如字

拔湖陽

湖陽縣屬  
南陽郡

禽劉表將鄧

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閒

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

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其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



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

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爲杼秋令張宣所殺杼秋縣前漢屬梁國

後漢屬沛國師古曰杼食汝翻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怨於

元樂自病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潁川杜襲趙

儼繁欽避亂荊州繁音婆左傳殷民七族有繁氏西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劉表

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數所角翻見賢遍翻下見能同襲喻之

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

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長知兩翻子若見能

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

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

夏戶雅

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

朗陵縣屬

汝南郡長

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瀆

操分汝南二縣

置陽安都尉

儼收治致之大辟

治直之翻辟毗亦翻

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

守式又翻

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號戶刀翻

通曰方與

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

攻張繡而還也

三月將復擊張繡

復扶

又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

表

仰牛向翻

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

誘而致也

誘音酉

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

穰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

姓譜伯益之後封鬻鄉因以爲氏後徙封



解邑乃去邑從衣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董

之黨於是盡矣煨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閬鄉侯閬音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

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近其靳翻說輸芮翻下

同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鄆音操拒之田

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

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

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

許操解穰圍而還還從宜翻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

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水經注梅溪

縣北紫山南逕杜衍縣東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眾塲之合遊水是瀕謂之安眾港郡國志南陽

郡有安眾侯國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

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

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彧問操前策賊必

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兵法曰歸師勿過又曰置

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

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

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復扶又詡曰兵勢有變促追

之言兵勢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而爲勝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



合戰果以勝還

此亦小勝耳

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

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

何也詡曰此易知耳

易以或翻

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

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

斷丁管翻下同

故知必敗曹公攻

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

有故謂有變也

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

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

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

張遼攻劉備

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

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

爲順等所敗

敗補邁翻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

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

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

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驍堅堯翻豪傑必應

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秦

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稀等皆附於布比必

帥所類翻稀許豈翻又音希史言操與劉備遇於梁

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

布曰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著直冬十月操屠彭

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

將屢與操戰皆大敗將卽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



爲陳禍福

遺于季翻  
爲于僞翻

布懼欲降

降戶江翻

陳宮曰曹操遠

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

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

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

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

斷丁管翻

布妻謂

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其城守

也如有蹉跌

蹉昌何翻  
跌徒結翻

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

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

陳宮字公臺歸布事見  
上卷興平元年舍讀曰

捨  
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

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

復扶又  
翻下同

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

汜音術

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

術時僭號故稱之爲明上術

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兵

以縣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

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爲于僞翻著直略翻射而亦翻

河內太守張楊

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

野王縣東市也

遙爲之

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

眭息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

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

難乃操掘塹圍



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

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將卽亮主衰

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泗水東南流過下邳

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

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

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

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

於此處引沂泗灌城考異曰范書布傳云灌月餘布益困迫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

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首式臨城謂操軍救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首式陳宮曰

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降戶江若卵投石豈

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

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

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

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

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

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樓門

兵圍之急布

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

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

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

坐徂



臥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

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

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

之何今從范書陳志

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

丁原字建

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六年及六十卷初平三年

操頷之領

者微動頷

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備願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

翻不可也洪邁曰回爲不可此以切脚稱也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

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

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

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治直之翻

老母存否在

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

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

復扶又翻爲于

偽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

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

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孔融

之嗣必陳宮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爲也前尙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

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

匿操募索得之

索山客翻

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

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城陽西漢王國

光武省併入琅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此蓋因諸屯帥所居而分爲郡也慮師古音慮

悉以



霸等爲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

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

語牛

倨翻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

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

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

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

郡守守式又翻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劉表與袁紹深

相結約治中鄧義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

主背蒲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乃辭疾

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屈渠勿翻強巨兩翻表

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

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說輪芮翻桓階傳袁曹相拒官渡而

考異曰魏志

階說羨按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孫策遣其正議校尉

張紘獻方物

正議校尉亦孫策私所署置

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

討逆將軍

討逆將軍亦創置也

封吳侯

由烏程徙封吳進其封也考異曰江表傳曰

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吳侯按策貢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志紘傳曰建安四年遣紘奉

章詣許按吳書紘述策材略忠款曹公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以

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

爲千僞翻禮辟取讀曰娶

策弟權翊

操禮辟權翊欲其至以爲質耳

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

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

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



前漢屬九江郡後漢省當是術復置也長知兩翻 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

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

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

司空軍事參軍事昉於魏晉之間位望頗重孫楚謂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是也自是以

後位望輕矣袁術遣閒使閒古寬翻齋印綬與丹陽宗帥

祖郎等帥所類翻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

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

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

越所附蕪湖涇縣皆屬丹陽郡宣城縣前漢亦屬丹陽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郡復

置縣屬焉山越越民依阻山險而居者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

之陵陽縣屬丹陽郡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因名

策謂郎曰爾昔襲孤見

上卷興平元年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

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佈普布翻郎叩頭謝罪即

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勇里在涇縣禽之

解縛捉其手捉執也曰盍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

云何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慈曰未可量也量音良策大笑曰今

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慈東萊人

少爲郡奏曹史時郡與州有隙交章以聞而州章先到到到雛雛慈劫取壞之由是知名後赴孔融之急詣劉備

求救此策所謂烈義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謂劉繇也孤是卿知己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



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

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

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卒子恤翻華戶化翻其眾未有所附

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

攻廬江劉繇奉王命牧揚州故以稱之攻廬江事見上卷興平元年為于偽翻吾先君

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

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事見上建安元年

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

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也今兒子在豫

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

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

樂音洛

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

方規何如

華歆字子魚

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

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

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

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

復扶又翻

餞送昌門

孫權記注曰吳西郭門曰

閩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閩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

把腕別曰

腕鳥貫翻何時能

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

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

斷了亂翻

太史子義雖氣

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縱子容翻

其心秉道義重然諾

然是也決辭也諾應也許辭也重不輕也

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



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

無它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

僮姓也風俗通

漢有交趾刺史僮尹一日僮即童也顛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番陽民帥

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

番陽縣屬

豫章郡宗部即所謂江南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經注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僚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

水繚讀曰僚

有兼并之志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

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

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

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

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先悉薦翻曰救一人

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

守則不能自固度徒洛翻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降戶江翻

紹軍徑至其門易京之門也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

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而欲自將突騎出徬西山自易京西抵故安閭

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徬步浪翻擁黑山之眾侵

掠冀州橫斷紹後斷丁管翻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

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處昌

呂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



舍之而出

舍讀日捨

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

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

蹙子六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同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闕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帥所類翻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



鐵騎於北隰之中

賢曰下溼曰隰孔穎達曰下溼謂土地窳下常沮洳名爲隰也

起

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

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

復扶又翻

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

輒傾倒稍至京中

柱拄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

瓚自計必無

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

斬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

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

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

難乃

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

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

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續爲屠各

所殺

屠各胡也屠直於翻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

輔既斬鄒丹遂

領漁陽太守說輸

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

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爲建忠

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巨力居死子樓班年

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

少詩照翻從才用翻下同賢曰蹋音大蠟翻楊正衡

晉書音義

蹋徒合翻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

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助之

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

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

樓蘇僕延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



計策

眭固屯射犬

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

眭息隨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

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

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

降戶

江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

种音冲

兗州

叛

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

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

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

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爲河

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屬之欲翻

以衛將軍董承爲車騎

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

媵以證翻

無不

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

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瀾山瀾山縣

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瀾縣之山也瀾今壽州霍山縣也瀾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

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復扶又翻乃遣使歸

帝號於從兄紹紹與術同祖袁湯以親則從以年則兄也曰祿去漢室久

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賢曰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

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

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賢曰簣第也謂無茵席也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



盾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

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

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佑曰音患

考異曰吳志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

范書陳志術傳及江表傳

國璽獻之璆渠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妻所奪者璽斯氏翻

袁紹既克公

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

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

白事所白之事也

僚屬皆言包

妖妄宜誅

妖於驕翻

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

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沮子余翻王路

謂尊王之  
路也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

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

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

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

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

易以

何必

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

曹操奉

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彊弱曹操灑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

受攻者也今奔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漢董公曰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

竊爲公懼之

爲于僞翻下爲子同

圖配曰武王伐紂不

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將

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之言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

於持牢

紹使授監護諸將故稱爲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銜翻而非見時

知幾之變也

幾居衣翻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

統內外

監古銜翻

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

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石卽張

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

且御眾於外不宐知內紹乃分授所

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瀆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

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

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

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少詩沼翻下以少同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

將卽亮翻

土地雖廣

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

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

逢皮

任其事

任音王

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

彧曰紹兵雖多而濶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執不

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



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

扞東方

臧霸起於泰山稱雄於東方者也故使之

留

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

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注汴水卽葭蕩渠也杜佑曰

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

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

好呼到顯坐徂臥翻顯

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

謂與袁術有隙各結黨與

以相圖也顯者明言之於稠人中

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

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爲讎

謂清水之戰殺其子也

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宐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宐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少詩沼必不以我

爲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宐從二也夫有霸王

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宐從三也願

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降戶操執繡手

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爲于僞翻拜揚武將軍表詡

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關中諸將以袁

曹方爭皆中立願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

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斷丁少決則後事



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  
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  
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  
治直之翻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  
覬音冀

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  
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企去智  
翻舉踵

也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空如舊置使者監賣

監古衛  
翻下同

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

治關中以爲之主治直之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

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

鹽官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爲利厚矣齊用管子鬻策而霸晉之定都諸大夫必欲其近鹽

至漢武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

權鹽以贍國用自此遂爲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

半監古街翻司隸校尉治弘農時以鍾繇爲司隸校尉據魏略及三國志繇實治洛

陽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

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

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別駕零陵劉先

說表曰說輸蒞翻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



有爲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  
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  
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  
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

勝計謂諸計之中此計爲勝也

莫若舉荊州

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  
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

蒯古怪翻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

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

觀其覺

爲于僞翻下同

嵩曰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

嵩

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

質如字

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

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

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

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爲于爲翻重除用翻重思

猶言三思也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疆之以其憚於使許強之使行使疏

吏翻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

兵持節將斬之持節以示將斬猶不致專殺存漢制也數曰韓嵩敢懷

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數所具翻爲于偽翻徐謂



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

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

殺從行者從才用翻下同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揚州

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帥所類翻下同以淮南劉曄

高族名人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爲揚州名士欲劫之使唱此謀

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要讀

日寶來候使者曄畱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

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

皆讐服讐卽涉翻失氣也推曄爲主曄以其眾與廬江太守

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濫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

僕宿無資

謂先無名位爲之資也鈔楚交翻

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

故以相與耳

天下殺亂之時設有不幸爲眾推當以劉暉爲法

勳以袁術部

曲眾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

滿數

不滿其所求之數也繚讀曰僚

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

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

惡烏路翻數所角翻欲

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

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

文選注曰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

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暉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

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

易以鼓翻

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



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

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

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大江之口有地

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陽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子據水經石城

縣在牛渚東酈道元注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

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

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爲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

縣南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

襲皖城克之夏戶雅翻皖戶坂翻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二萬餘

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成

爲李術不附孫氏張本

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貴

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

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三

十里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

船軍

卽舟師也策復就攻勳

復扶又翻下同

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

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

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

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音夷水經注蒲圻江中有沙

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

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

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

從才用翻將卽亮翻

甲寅策與戰大

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

艘蘇刀反士

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於椒

椒



去豫章南昌縣數十里

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

華歆字子

魚自有名字言其名聞當時也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

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

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

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

王朗為會稽太守

守為策所破會工外翻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

孰與鄙郡

復扶又翻

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

會稽謙光之譚耳

易曰謙尊而光譚與談同

精兵不如會稽實如

尊敬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

親見

劉揚州謂劉繇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

鄙郡即會稽

今欲守

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  
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  
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  
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

考

異曰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  
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曰發兵又  
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  
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  
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  
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策謂歆  
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

稚直利翻

宜修子

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孫盛曰歆旣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



操夷賂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操言華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

橈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

孰大焉

邪儒謂廬陵肆謂孫策也橈奴教翻墮讀曰墮

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

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

僮芝廬陵事見上年

留

周瑜鎮巴丘

裴松之曰案孫策於時始得豫章廬陵尙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

丘縣也與後所屯巴丘處不同予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卽其地梁

改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

日巴山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

魏騰嘗迂策意

迂五故翻

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

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

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

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

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

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

難乃旦翻帥所類翻姓譜彭祖裔孫孚爲周錢府上

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

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縣屬吳郡晟承正翻

各聚眾萬餘或數千人不附

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

撲音普上翻

進攻嚴白虎白虎

兵敗犇餘杭

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

投許昭程普請擊



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

也

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

乃舍之

舍讀日捨

曹操復屯官渡

復音扶又翻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

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從音才用翻他音徒何翻

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

從干容翻

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七箸

備以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七筋也七匙也箸挾也箸音遲助翻

值天雷震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論語記孔

頁有以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

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

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

沛車尺遮翻考異曰蜀志先敘董承謀洩誅死備  
乃殺車胄魏志備殺車胄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

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

據蜀志昌豨卽昌霸豨許豈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  
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蓋自恃其

才略過於臧霸之徒也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

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

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王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



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

袁紹也今紹方來而奔之東言紹方來寇乃奔而紹不願而東征備也紹

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

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

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

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說輪芮翻卒讀曰猝公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

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

操擊劉備破之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

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奔眾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獲其妻子

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犇青州因袁譚

以歸袁紹紹聞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

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復扶又翻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少詩沼翻下同未可輕也今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

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以

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犇命民不得安業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

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

筭少也

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眾械繫之

忤五故翻沮在呂翻

於是移

檄州郡數操罪惡

數所具翻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

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

沮子余翻

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

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

伯珪

公孫瓚字伯珪

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怵

將卽亮翻怵他蓋翻侈也

軍

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

今之謂乎

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

也爲于僞翻振威將軍程昱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爲之以七百

兵守鄆城鄆音絹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

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

少詩沼翻下同易以鼓翻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

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賁音奔袁紹遣其將顏良

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賢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驍堅堯翻夏

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執

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州新鄉縣有延津關蓋在延津北



岸曹操所向  
乃延津南岸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

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

越七

喻翻未至

渡卽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

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

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

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

刺七

亦翻斬其首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畱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

獲還迎不晚

還迎畱屯大軍也

設有其難

難乃旦翻

眾弗可還紹

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

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

水經注白馬縣

有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躔陛下方軌西去

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卽關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其在山之南歟此時操兵

循河已入酸棗界當攷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

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

復扶又翻下同勝音升數所具翻

操曰勿復

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

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

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

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



輜重

越七喻翻  
重直用翻

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

悉禽之紹軍奪氣

三軍以氣為主氣  
奪則其軍不振

初操壯關羽之

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

背蒲  
妹翻

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

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

於袁軍

袁紹  
軍也

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

爲干  
僞翻

勿

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爲烏桓校

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爲右度遼將軍還

鎮幽土

當是時幽州爲紹所統與許隔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度遼將軍始於范朋友中興

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爲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

西河爲左幽

土爲右也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

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卽其地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

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

軍到丹徒

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

氣始皇使赭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執改曰丹徒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

死陳矯傳云登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赴救吳軍旣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

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



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  
孫盛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國  
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諤矣  
伐登之言爲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

策殺吳郡太守許貢

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

若放於外必作世患侯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

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爲朱治所迫已去  
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

策性好獵數出驅馳

爲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

所乘馬精駿從

騎絕不能及

從才用翻

卒遇貢客三人

卒讀曰猝

射策中頰後

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創初良翻

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

嘉昭曰三江謂

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

并松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

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日陣與天

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卿不如

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

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

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都署未發

爲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聞皆懼

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爲貢客

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前乎蓋

時人見策臨江治兵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爲耳時

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號戶翻張昭曰孝廉此寧哭

時邪孫權先爲陽羨長郡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

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



令奉職周瑜自巴上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

張昭共掌眾事

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爲護軍都尉

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爲中

護軍資重者爲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爲三部時策雖有會

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

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

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馮薨 汝南黃巾

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

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

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劔叱之曰曹公

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

卽斬紹使

使疏吏翻

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

調徒鈞翻下同戶出

縣絹謂之調錄收拾也

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

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縣絹

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小人樂亂

樂音洛

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在郡縣背

叛乃爾

背蒲妹翻下同

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願望

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

調當爲君釋此患

爲干僞翻

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

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易以或翻

乃一方安危之機



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

撫而更急斂緡絹斂力何以勸善或卽白操悉以縣

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

之瞿姓也王僧儒百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

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縣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長廣

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蓋言於操曰先王辨

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日刑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治直吏翻

愚以爲此郡宜依

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

背正瀆下以順百姓之心

背蒲  
妹翻

比及三年

比必  
寐翻

民安

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瀆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

閒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

將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

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

將卽  
亮翻

盡復收諸叛縣

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

還從宣翻又如字  
離力智翻去也

乃說

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

說輪芮翻復  
扶又翻下同



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

所殺袁紹軍陽武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水北沮授說紹曰北兵

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

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宐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

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埏爲屯埏都回翻東西數十里操亦

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曹操出兵

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賢曰釋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

也起土山射營中射而亦翻營中皆蒙楯而行楯食尹翻賢曰今之

也旁排操乃爲霹靂車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卽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

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檣動而鼓蓋祖其

說曰旂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車尺遮翻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

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少詩

下同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或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

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

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

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賢曰言與紹眾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賢曰



言盡地作  
限隔也

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

搯於  
革翻

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

見賢  
遍翻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

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卻十五日

卻後也晉人  
帖中多用少

卻字其意猶  
言少退也

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爲于僞翻復紹  
扶又翻下同

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

乘繩證  
翻下同

荀攸言於操曰紹運

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

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

按沈約志  
曹魏置將

軍四十號偏將軍  
裨將軍居其末

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重直用  
翻下同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

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

奇別爲支軍於表

說輸芘翻支別也表外也

以絕曹操之鈔

鈔楚交翻

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星行戴星而行也

許可拔也

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

家犯瀆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

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

不能足來犇今從范書紹傳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

許攸字子遠今呼爲子卿貴之也或曰操字攸日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於

文爲順

既入坐

坐祖臥翻

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

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

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

屯軍

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

積七賜翻聚慈

翻喻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畱曹洪荀攸守

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

幟赤志翻

銜枚縛馬

口夜從閒道出

閒古覓翻

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

曰

語牛倨翻

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

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

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

陳讀日陣

操急擊之瓊退保營

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

就卽也言卽使操破淳于瓊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

乃

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

郃曷閭翻又古盍翻

郃曰曹公精

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

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

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

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

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



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

恟許勇翻

郭圖慙

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

復扶又翻

郃快軍敗郃忿懼

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

降戶江翻下同

曹洪疑不敢受

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犇君有何疑乃受之於

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正

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

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

帛以爲帽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與八百騎渡

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

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入萬人按獻帝起

居注曹公上言凡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

斬首七萬餘級

呼曰

呼火故翻

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

分野殊異遂用圮絕

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分爲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

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

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圮當作否否隔也不圖今日

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

紹牧冀州故稱之猶劉備以牧

豫州稱之爲劉豫州

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

相用計今喪亂未定

知讀曰智喪息浪翻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

叔父母弟縣命袁氏

縣讀曰懸

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

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



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

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此光武安

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冀州城邑多降於操降戶袁紹

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處昌呂翻使宣號令眾聞

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

寬而內忌不亮吾忠亮信也明也而吾數以至言迂之數所

角翻迂五故翻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恚於內忌

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

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逢皮冀州諸人聞吾軍敗

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

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

中竹仲翻

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戎

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

喜曰紹必敗矣及

紹奔遁復曰

復扶又翻下同

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

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

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

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

監古衛翻

護軍逢紀

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

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



不惡之耶

惡烏路翻

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

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

達紀能爲審配言而

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爲國事乎

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

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

平愎

通翻戾也狠也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

於大梁

賢曰大梁西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胃七度至畢

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謚李蒲內翻

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

淮閒曹操表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

江

時廬江丹陽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耳

馥單馬造合肥空

城建立州治

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建業

揚州分矣造七到翻

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

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與陂竭

竭於葛翻以土壅水

日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積木

石以修戰守之備

爲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

曹操聞孫策死

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

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乘

人之喪既非古義

古不伐喪

若其不克成讎棄好

好呼到翻不

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

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領

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

東部都尉

沈約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



尉徙治章安也少詩照翻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少詩照翻委紘與張昭

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

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不讀日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

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討逆策也

討虜權也張昭秉眾事襲等爲爪牙此地人和之時也

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

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閒也纖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嫌閒也魯肅

將北還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周瑜止之考異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

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其眾與劉勳勳爲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因薦

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

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

榻牀也有坐榻有臥

榻今江南又呼凡案之屬爲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臥榻爲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

今漢室

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

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

復扶又翻卒讀曰猝

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江東君臣上下本謀不過

此耳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

昭毀肅年少羸疎

少詩照翻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



其舊

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國以資周瑜矣倚直里翻

權料諸小將兵少而

用者并合之

料力條翻量也又力弔翻

別部司馬汝南呂蒙

續漢

大

將軍營五部部各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軍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

軍

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

燥溼

人之居處避溼就燥問其燥溼者問其居處何如也

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

駱俊見上卷二年誘音酉

廬陵

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

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

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術本權兄策所樹置也

權以狀白曹

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

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

以伊尹況

操復扶又

海內所瞻願救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

術於皖城

皖戶板翻

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

首梟堅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

下羨叛表事始上卷三年

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

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

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處昌呂翻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



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眾

魯初與脩取漢中事見六

十卷初平二年

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璋

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

中以禦魯

閬中縣屬巴郡

羲輒召漢昌賓民爲兵

譙周巴記曰和帝永

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歲入賓錢口四十謂之賓民賓祖宗翻

或構羲於

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

數所角翻

初南陽三輔

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爲兵名曰東州

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

韙素得人心

趙韙從焉入蜀璋又韙所立益州之大吏也

因益州士民之

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州

荊州劉表也

與之連

和蜀郡廣漢犍爲皆應之

犍居  
言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